論語徵

二一四

口 12
3301
2

日本 物茂卿 著

聖人視其兄之子猶己之子也公冶長南容相等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雖未免於刑戮猶免也聖人之愛其子至矣然其罪也撰壻止於是耳豈以爲奇貨可居而藉以爲榮乎後人以爲有優劣者非也南容數見於論語而公冶長不復見焉千載之下豈容以此知其優劣乎按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吾知免夫小子左傳多以全首領獲終於牖下爲願中庸贊孔子引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皆古之法言蓋古之代

口12
3301
2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寄
尼野貴英氏贈

王世嗣諸侯世嗣士大夫之子爲士大夫農工賈之子爲農工賈賤分定也故人皆以免於刑戮全其首領爲至焉秦漢以後始囂然人皆願爲三公王澤斬故也故後儒於聖人擇壻意率多鑿耳或謂南容免於刑戮與公冶長非其罪也適相當而多不廢一言則優於長也殊不知南容爲三家之族三家者值有道則必廢而此不廢故多不廢一言者以其爲三家之族耳長有縲紲之事故夫子斷非其罪也業非顯者何必論其不廢哉且託女子於人以終其身人能免刑戮則父母之願足矣雖聖人亦爾聖人所以異於常人者無奇貨可居藉以爲榮之心爾無感無否婦人之德故程子所謂量才求配亦非古義也學者察諸程子又曰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此事誠然雖聖人之道豈絕無避嫌之事乎傳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自陋儒傳柳下惠嫗女子之事而唯問其心不問其禮以此爲高者衆矣則或將藉口程子也故詳之爾南容家語南宮縚字子容王肅從之世本亦同史記名括左傳名說鄭玄作閱未知孰是皇侃疏范甯曰公冶長名

芝字子長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仁齋先生曰賢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勝朱註甚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是子賤之於學於政皆以能取諸人聞也舜之無為任人也舜之大智好問好察邇言也孔子謂其君子哉以此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包咸鄭玄之解論語賈逵服虔杜預之解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明堂位古矣朱註云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仁齋先生曰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因謂孔子不比諸棗栗陶冶常用者以戒子貢深也夫天下不可無良猶如棗栗陶冶常用不可一日闕也孔子而以陶冶棗栗為尚則許行豈非乎哉樊遲之請學農圃孔子何謂之小人哉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畔道遠矣古者成德六焉聖居其一太宗伯之器也瑚璉其是之謂邪

仲弓爲人。蓋慈惠而短於言。故時人仁之。朱子曰。重厚簡默。此自其所見耳。豈然乎。夫以慈惠爲仁。世人所皆知。攷諸它書可見也。時人貴佞。每欲仁之兼佞。以爲全材。觀於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於仁。仁佞每並擧。可以見已。蓋能言者不能爲。能爲者不能言。自然之符也。故孔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故孔子喜仲弓之不佞已。它日又曰雍也可使南面。謂其仁也。是其進德非曩者之仲弓矣。朱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是自理學之見耳。凡其德可以安民者。皆謂之仁。但孔子主學。學也者學先王之道也。故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而後許其仁。是仁所以難其人也。

吾斯之未能信古註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豈有所謂仕進之道乎。朱註斯指此理而言。理學家之言也。孔子時豈有之乎。蓋吾學之可以從政。吾自信之。而後可以仕。開未自信。故云爾。孔子之勸仕以其材可以從政也。孔子之悅之。以其志大而不欲小試也。朱註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豈其然乎。聖人之所知者。其材也。所不能知者。其志也。如三子言志。或以兵賦。或以足民。或以賓客之禮。則志如其材。

至於曾點亦其志不欲小試也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興而聖人官人各其材之義泯焉故於此章之旨漫然不會其意耳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此孔子之微言也易曰利涉大川謂涉艱難也而海之難涉非復大川之比蓋孔子所言其事之至難而非獨力所能濟而所可與共者又難其人唯子路好勇故假設云爾非實許子路也子路不解假設之意喜其言與己共行故孔子又曰由也好勇過我是迺無可慮者祇恐其無所取材欲從而卒不能從耳蓋言與大事涉艱難非勇之所獨能亦必有其具迺可為也無經濟之材則不能也朱子材訓裁其不解微言亦猶子路財哉同歟宜其無所解於詩也且取字不明謬矣何註一說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此孔子許三子者與三子自言其志同也非唯聖人能知人而三子亦自知也

吾與女弗如也中間不句斷孔子自言已亦不如也亦願為其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亦喜子貢自知之

明旦先王之道散在天下孔子無常師訪求四方遍
集於我可謂艱矣而顏子得之於孔子不須搜求其
聰明又如此以過此以往殆不可測矣故孔子自言不
如者要之將來也古註慰子貢非是朱註與訓許女
下句斷本諸秦道賓不知聖人之心也且昧乎文辭
也

宰予晝寢古來以爲晝寢非也古有寢不寐之文寢
謂夜臥也然寢非臥也諸侯有正寢燕寢士唯有寢
今之內堂也夜則臥于此故謂夜臥爲寢也宰予晝
寢晝處于寢也晝處于寢蓋有不可言者焉故孔子

深責之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
吊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
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左傳載趙宣子驟諫靈公患
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
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是晝寢豈
可深責之乎後世儒者聚童子講習督其勤惰妄意
以謂孔子之責宰我亦猶我也故爲此解耳皇侃本
朽作圬王肅曰朽鏝也圬墁之使之平泥也
剛者邢昺曰謂質直而理者朱子曰剛堅強不屈之

意仁齋先生曰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而後可以爲眞剛者也按書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是直剛彊各殊也又孔子語子路六言六蔽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直勇剛各殊也中庸北方之彊南方之彊謂勇則彊卽勇也邢昺以直解剛朱子以彊解剛皆非矣仁齋先生誤援中庸南方之彊者亦治朱子之誤耳大氏勇與怯對以心不懼言彊與弱對以力不屈撓言故彊勇一類故非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不足爲彊勇之至也剛與柔對以其質果烈言。既曰溫柔烏得以爲剛乎辟諸物金剛木柔而木有彊有弱火剛水柔水似弱實彊然不得以水爲剛矣是字義各有攸當也至於直則以不曲言烏得混乎孔安國曰慾多情慾易所謂懲忿窒慾亦謂怒與色也蓋剛之爲德果烈物莫能干之至於惑色則有時乎失其剛果故曰焉得剛朱註慾多嗜慾也又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是其天理人欲之說果其說之是乎則非聖人未足以爲剛也

然未聞以聖人爲剛者矣大氏理學者流任口言其理莫有不可言者而名於是乎紊焉豈非堅白之倫乎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言能化其人使不爲非義之事也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前篇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謂非義相干爲加是古言也蓋言人以非義之事加諸己是己心之所不欲也吾則欲使其人無加非義之事於他人也自彼視己亦他人故孔安國變人爲己以明其義予本文人我相對而下吾字不對人而言其所以變文可以見已楊升庵謂吾我無二義者非矣所引左傳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我謀以協我及我爲吾家我食吾言莊子吾喪我及吾無糧我無食皆有差別也子貢知者其心謂吾能制止其人使無爲非義然子貢或能爲其一二豈能皆然乎且其用心如此必用知計流於譎詐以至於失己故孔子以非爾所及而遏之耳宋儒不識古文辭以謂此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一意但彼曰勿此曰無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爲仁恕之

別孔子語子貢以恕而仁非所及故孔子云爾妄哉
古者勿無通用孰為自然孰為禁止且子貢不曰無
之而曰欲無與孔子所語者何別乎可謂不能讀論
語已又可謂不能讀古註已
夫子之文章謂禮樂也孔子雖聖人不得位不得作
禮樂然如語顏淵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
及散見戴記者亦頗有論四代禮樂者則雖其所罕
言猶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今雖弗傳
然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一段蓋其緒言子貢僅
一聞之而深喜之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朱註以可得

而聞也為學者所共聞仁齋以不可得而聞也為絕
口不言皆可謂昧乎文辭已朱註文章德之見乎外
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殊不知聖人之文章豈止是乎
可得而聞本喜聞之辭威儀文辭而豈喜聞乎故又
有以為非聞見之聞者古書如聞道也晚之類謂聞
而得之誠非淺言之者然此乃高妙之說流於老佛
矣又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
體仁齋先生辨之盡矣皇侃本不可得而聞也下有
已矣二字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門人之言曰唯恐

者門人之心勞之也以形子路之賢也古文辭之妙如此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雖一行之美亦可以馴致聖賢之德故古昔立謚法亦以爲文聖人開人善路者如此孔子稱之聖人不沒人之善者如此蓋左傳所載孔文子之事不美故子貢疑其行謚不副仁齋先生遂疑左傳所記恐未必然也可謂不識聖人之道已亦不識聖人之心已且子貢既已疑之則左氏不可疑矣

左傳曰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是可以見其恭也又曰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朝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是可以見其敬也又曰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教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可以見其惠與義也鄭介
晉楚子產相之能以禮免子產之功也而孔子不稱
豈猶有不足於君子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侃本久而敬之作久
而人敬之其疏曰此善交之驗也交久而人愈敬之
也邢昺本無人字非矣蓋久而平仲敬之豈可謂之
善與人交乎久而人敬之而後善交之驗見矣此蓋
平仲孔子所素知偶記其一善以稱之以平仲為先
輩故稱此而使人則之也非以槩其人也不與上章
論子產一例

居蔡如居貨居室廢居之居謂買蔡也朱註居猶藏
也以為藏龜之室與下山節藻棁相粘非也漢書食
貨志云元龜為蔡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
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
十兆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為名未知何據山
節藻棁按明堂位天子之廟飾也居蔡與山節藻棁
古註以為二事云居蔡僭也山節藻棁言其奢侈今
按二事皆僭也朱註以為一事謂藏龜之室山節藻
棁是不識居字也又以為山節藻棁不關不知之事
故連諸居蔡以解之殊不知孔子所謂不知乃謂不

知禮也且古者著龜皆藏諸宗廟故別無藏龜之室何者王者受命於天與祖宗祀祖宗配之天一之也故國有大事謀諸鬼神謂祖宗之神也鬼神不言以卜筮告之也故禮運曰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明其在宗廟也故著龜蓋鬼神之紹介也若不問諸宗廟而問諸著龜則先王可謂不知本已故知山節藻棁非藏龜之室也朱子不知禮故其筮儀曰爲著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安著于其上焚香讀祝而筮之是以著爲神也著

龜雖靈稟命於物先王之道豈若是其陋乎

以仁爲慈愛世所皆知也獨孔子以依於仁教其門人及欲仁斯仁至之類皆非慈愛之謂也故子張疑之思求其人質諸孔子令尹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有似盛德之士迺宋儒所謂天理之公無人欲之私者陳文子亦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意子張高邁之士故其所疑如此蓋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其心固在安天下之民而其所爲亦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焉如子文之不有己文子之潔身而無欲制行雖高止於淑身未見其可以

安天下之民者故孔子不許之宋儒求之而不得其解旁引二子它行事以論之可謂窘矣殊不知二子非古人孔子特據子張所稱者斷之豈及其它行事乎延平先生當於理而無私心豈足以為仁乎仁齋先生以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論之可謂刻矣夫孔子之於二子於三仁或在它邦或在上世既不見其人何以能知其出於至誠惻怛且其說皆至於管仲而窮矣可謂臆說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是或季文子自言而魯人誦之者故曰子聞之也再斯可矣是孔子斷其妄已言季文子惡能三思苟能再思斯可矣黃東發為是鄭玄曰不必乃三思此言文子既能舉事寡過則但再思之斯亦為可也文例不合難可從矣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二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朱子曰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是自宋儒之見矣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皆勸學之言且其所謂學豈窮理之謂乎書曰欽明文思又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又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古聖賢之貴思也故事有大焉有小焉有遠焉有近焉何必再三之有大氏宋儒之乏於深遠之思也爲其所見誤之已遂矣哉人之喜以賢知自見也以至殺其身棄其百乘之富而不顧也夫殺其身棄其百乘之富而不顧也豈不難乎然其喜以賢知自見也徒殺其身而已矣徒棄其百乘之富而已矣卒無以濟其事成其功者無它故也其心在賢知而不在忠也其心在賢知者止於淑其身而已矣其心在忠者仁之道也甯武子之愚見取於孔子者以此歟然其愚之不可及亦甯武子之性也孔子明言不可及也人之至性雖聖人亦不能及也後世儒者不知此意吾黨謂孔子鄉黨也狂簡蓋古言不可以簡畧訓之孔安國曰簡大也詩簡兮毛萇亦訓大孟子引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孟子又曰狂者進取皆無簡略之說蓋狂者志大故曰狂簡志大而進取其成也速故曰斐然成章言文采可觀棄之遠游自悔之言也不知所以裁之者孔子

不知也。自悔其不知。而欲歸以裁之也。所以裁之。謂方法。孔子歸魯脩六經。乃其方法也。蓋孔子道不行於當世。乃欲傳之後。先王之道大。非狂簡不能負荷。所以思也。朱註以其不及中行。必欲見賤意。豈孔子思之意乎。如孟子不忘其初。思孔子不措也。趙岐以爲孔子思之。朱子以爲不改舊習。皆非矣。孟子以琴張牧皮曾晳狂也。家語有琴牢字子張。趙岐謂琴張顓孫子張也。其爲人踽踽凉凉。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然稱仲由子路則顓路連姓以別之。字晳者三人。則曾點亦連姓稱孔伋子思。則原憲亦連姓是稱呼之常也。由是觀之。琴張自牢子張自師岐說似失。

惡不仁。伯夷叔齊之性爲然也。不念舊惡。惡不仁之不已甚也。念不忘也。舊惡舊時之惡也。朱註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夫既改之。烏可爲惡。蓋舊時之惡。乃有時去事移。欲改而不可得者。是舊惡也。且如楚滅同姓田氏。簒齊至於昭王宣王之時。既爲舊惡。孔子應聘。孟軻游事。是不念舊惡也。然此在他人。亦非難事。特夷齊惡惡之嚴。如孟子所載。則宜若念舊惡然。而乃洒然如忘者。孔子所以稱之也。亶父翦商。豈無

奪人國侵人地之事。西伯之時。周益強大。豈必復奪國反侵地。亦世移事去而不可如之何。而夷齊聞西伯作興。往而歸之。亦不念舊惡之一事耳。孔子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謂其得仁人而歸之。正與此章之義相發。怨者。伯夷之怨也。朱註人亦不甚怨之。是其意據孟子。以伯夷爲聖人。又其所見聖人如達磨。故不屬諸伯夷而屬他人耳。殊不知怨者人情之所不能無也。孔子曰。可以怨又曰。怨而不怒又曰。匿怨而友其人。在亦恥之。舜之怨慕。凱風小弁之辭。豈不然乎。且子貢明曰。怨乎。史記列傳亦曰。怨邪非邪。是伯夷本有可怨之迹也。希微也。謂怨之迹不可見也。怨之迹不可見。故子貢司馬遷皆疑之。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是希字之義也。蓋伯夷叔齊以孤竹君之二子見稱。不得於其父。棄千乘之國。去而隱於海濱。於首陽之山。是伯夷叔齊之迹。爲孤臣孽子。故世人以怨疑之耳。然伯夷之不得於父。在惡不仁。蓋觀於武王戡商之後。以燕衛齊魯封其功臣。則紂同惡之國多在東北。孤竹去燕不遠。必亦畿甸諸侯耳。伯夷乃不欲事紂。父知其心。欲立叔齊。而叔齊與兄同心。遂讓之仲子。故讓爲美德。而孔子不稱之。獨以不

降志不辱身稱之孟子亦明稱避紂及不立惡人之朝者原諸其心也然餓於首陽隱於海濱其迹似怨及於西歸於周享大老之養而後怨之迹洗然矣故孔子以不念舊惡表章之耳家語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者伯夷叔齊之行也不克者不忮害也不忌者無所顧慮也如文王敬忌及無忌憚皆此義家語所載益足想二子胸次脫灑毫無蒂芥也扣馬諫武王事明王氏辨其妄盡矣

微生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於鄉孔子亦愛之孰謂微生高直似謂非直者蓋反言以戲之耳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醯曰或者佯為不知皆戲言也家偶無醯而乞諸其鄰以應人需于何直不直故知其為戲也若使非孔子家乞之而他人乞之是自瑣事孔子何與聞其事乎以瑣事而譏人閭巷間匹夫匹婦之事豈可謂孔子有之乎故知孔子家乞之也微生亩待孔子甚倨高必其族故知其為鄉人也門人錄之者蓋以見孔子處鄉黨愷悌親人也且高以直自持亦悻悻自好者一旦孔子家乞醯而高不忍使其人空返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是不與其平生所為相似也孔子戲言以喻之使其知凡事不可徒直亦

教誨之道存焉後儒不學詩不知言遂謂高用意委曲術名沽譽故孔子譏之陋哉亦高儕輩耳明儒又有以孰謂微生高直為人不識其直者然此與孰謂鄹人之子知禮語勢正同則不可從矣

足恭孔安國曰便辟貌其人去孔子時不甚遠必有所受邢昺解其義曰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未知是否又曰一說足將樹切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朱註因其音而換其義曰足過也然二說皆無據字書將樹切又引管子足本法言足言足容殊為不類將樹切它無所用亦為譌音祇當從孔說讀如字而不必深求其義可也理學家妄以中為妙道動以過不及為說段使過恭果為可取則正考父一命僂再命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豈非過恭邪大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豈不君子乎可謂妄說已此章意左丘明質直好義孔子美之其曰丘亦恥之者亦吾與女不如願為之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仁齋先生乃觀此章及人之生也直類動拈直字殊不知直亦一德豈可槩一切乎如直在其中聖人不執一直字後世昧乎一貫之義遂為一槩之說耳孔安國又曰左丘明魯太史則是作左

傳者豈有異人程子乃泥韓愈浮誇之言以為別人而曰古之聞人也後儒遂曰左丘姓明名皆無譽臆說不足信矣宋玉曰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豈可以其文而疑其人乎且左傳之文乃史之妙者宋儒昧乎文其以為浮誇宜矣夫詩易類詭譎段使不列六經則程子謂之何世微左傳孰知春秋之意丘明之功偉哉大氏道學先生妒心頗多

車馬衣輕裘衣如字朱註去聲不識古文辭者矣馬而言敝亦有疲敝之義無施勞孔安國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置施蓋漢時言未詳其義豈已則憚勞不為留以施於人之意歟朱註施亦張大之意不知何據不施勞事於人其義自美何必改焉邢昺疏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懷已施之以恩惠也是朱註後說甚優朱子更設前說者其意謂季路顏淵皆以工夫孔子獨以效驗則似不倫故也是自朱子意見豈識孔子時語意乎夫志者願也欲得其所未得者也如三子言志則以出言此則以處言故有不同程子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此誠然祇子路

以輕財利言之顏淵以輕功伐言之皆主一端至於孔子則無事一端是所謂大也程子又謂子路勇於義亞於浴沂者也此睹夫子與點之言而妄意曾點優子路夫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其材德何必不及曾點哉夫子所與者與其志已曾點之材不可考則優劣之說皆臆斷已又曰顏子之志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是誠然然出於有意者豈必卑下哉顏子之志大禹之德也孔子之志堯舜之化也宋儒務佔佔乎有意無意之辨原其所由來亦莊禪之遺矣學者其察諸又按子路或稱季路季其字也或謂仕季氏故稱季路妄哉豈謂要敬之陋昉自孔門邪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顏子不貳過蓋顏子死後少見此人家語稱子之行顏子之外亦莫有此夫子所以嘆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句絕焉於度切屬下句此衛瓘讀見邢昺疏蓋孔子門人或有仕為邑宰而不興學乃以人不好學為辭者故云爾十室謂其極小者必者懸斷詞言雖極小之邑必有忠信如我者則豈無好學者哉特未使其學焉耳苟使學之必能

好之也孔子屢以好學自稱人亦以此稱之故皆以我言之夫學者人之天性也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有一美人必倣效聖人循此性而建學問之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悅好也若使人性不好學則烏能悅之如舊說爲屬上句則孔子以好學自負而懸斷其必不好學可謂謬矣朱註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忠信誠美質然孔子之意則不然孔子豈以美質自居乎蓋忠信者中庸之德乃非甚高難行之事故以自稱又曰必有耳忠謂爲人謀而忠也信謂與朋友言而信也後世忠信字義不明故詳之

爾曰言任諸侯治家語以顏子爲雍也可使南面包咸曰王者相仲弓爲有土之君子包註蓋本諸朱註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本文止言可使南面故朱子亦止謂有人君之度而不取家語包註然古所謂君者皆諸侯之稱儀禮諸書皆爾仲弓德亞顏子則家語包咸爲允又家語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朱註不取而別創寬洪簡重四字是睹下居敬行簡而以己意言之可謂無據已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皆清高貴人之態

許載之下可想其人眞畫筆哉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最足為諸侯美德然其材可為諸侯而不可為大夫故孔子以可使南面稱之

可也簡孔安國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古註不失古義如此此冒上章仲弓以為伯子亦足使南面孔子然之故曰可也而又曰其所以可使南面者以其能簡也可也一句簡一句不爾不成語朱註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而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是其意如謂夫子雖許之尚慮其失於簡故曰可也簡是大失孔子之意蓋萬世人君之論愚

驗其聰慧皆失於苛細故書曰元首叢脞哉此孔子所以簡取伯子也聖人不沒人善其取人也不求備於一人可以見已且所謂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未知何據可也即可使南面之可有何差別管仲曰可人也豈有僅可意哉是無它宋儒不知聖人取人不求備之義忽見仲弓之問亦疑夫子過許故妄意穿鑿欲就可字見聖人無過許之意耳居敬而行簡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古註可謂盡矣程子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豈有簡而不要者乎伯子之簡見取於聖人亦

以不失要也且居字主身而程子曰內內者心也故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夫敬之本本諸敬天而程子求諸心豈古學哉敬固在心然必有所敬而後有敬之名不然而求諸心吾恐亦多一敬字且敬則心無邪慝可也所謂心中無物非達磨而何且伯子之居簡謂其持身之簡乃其為人然爾豈先有心於簡乎仁齋先生又以敬為敬事此其執拗不忍改其前言也如居處恭及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卽所謂居敬也豈得為敬事乎行簡雖事乎亦屬諸身之詞以臨其民如

聰明睿知以有臨之臨皆以其身言之非施於政事者矣

不遷怒何晏曰怒當其理不移易也非矣朱註蓋之不貳過貳重也如貳膳之貳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是謂重過何晏引易大傳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朱註因之而貳訓復失字義不可從矣不重過如淺易大傳如深故後儒務欲深之然大傳所言亦不重過之事初非二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豈易事哉且過也者聖人猶有之故君子不貴無過而改之為貴焉哀公以好學問

而孔子對以此者學以成德成德之至和順積中故不遷怒清明在躬故不貳過不遷怒者居仁也不貳過者遷義也居仁遷義日新不已孔子所以稱之也此曰今也則亡而家語稱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者冉雍之行也是兼伯夷顏淵之行亦可以見仲弓後來進德之盛鄰於顏子矣祇不貳過一事仲弓終身不能而顏子既先能之孔子所以重惜之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又曰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殊不知聖人善用其怒不可謂無怒焉顏子善懲怒不可謂不在已焉仁齋先生譏之是矣然其言曰四凶之在朝妨賢蠹民常人尚怒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益其愛人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果其言之是邪舜不及顏子遠甚孔子何以稱不遷怒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愛亂而已亦盍稽諸經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人之情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皆為心之用而不可均視並用焉詩曰豈弟君子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故君子者慈愛樂易是其常而唯怒為君子之所重戒也常人亦爾雖聖人亦爾不求諸經而斷諸理程朱仁齋胥失

之矣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聖人有餘哀也有餘哀而無餘怒則七情之不可均視也程子槩言約其情者流於老佛也世人或謂事當怒則怒殊不知聖人君子於事之當怒者猶且不怒也何也怒之當懲而君子樂易其常也故顏子不遷怒不以和順積中為說而以鑑空衡平約情合中為說者皆不知道者之言也仁齋先生又曰是在顏子則為細事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拳服膺則不貳過不足論夫子為對哀公故略舉其微善而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殊不知三月不違仁乃非顏子之

事而拳拳服膺者學問中語也豈哀公所與知乎故止以此告之耳然不遷怒不貳過豈得為微善渠為宋儒盛拈故特為此執物之言夫

子華非工作度日之人矣雖出使而母豈乏粟邪出使它邦所貴必多冉求請粟實為子華足所費而以母為辭也正義曰六斗四升曰釜者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杜註云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籔者

今文數爲逾是庾逾數其數同今按嘉量方徑一尺深一尺容一釜周一尺爲今七寸十分九釐六毫三絲夏商周尺皆同今尺則唐尺後世以三代異尺唐則商尺者非矣余別有考以今求周自相乘得五一七八六七三三六九又以深乘之得三七二六七二八七一六五三三四七是爲一釜之積六十四歸之得五八二三零一三六九五八三不盡是一升之積也今　日本之升方四寸九分自乘得二四零一以深二寸七分乘之得六四八五七以　日本之升除周升爲八勺九撮八圭三八九四六六七不盡則

釜爲五升七合五勺弱庾爲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微强冉子以爲少也可知矣五秉爲七石一斗八升五合九勺有奇乃五馬所馱爲近於人情矣九百孔安國以爲九百斗爲　日本之八石零八升通一歲爲九十七石蓋中士之祿也繼者繼絕也富而曰繼反言以形其非也毋字句絕古註以來皆然譬諸大禹謨曰帝曰毋惟汝諧是其例也此章之義自今人觀之孔子師也冉子門人也孔子何故不直斥其非也蓋學之道使人自喻而不必一一明言一也故曰予欲無言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曰默而識之學之

道主其大者而小者不必拘。二也。故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小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君子不欲傷人之意。三也。故孔子行遇雨。不假蓋於子夏。氏後世諸儒不識是意。且冉子與粟五秉。由今人觀之。孔子為魯司寇。而其門人猶不用其命。豈有是事乎。然論語所載。豈妄哉。大氏商鞅以後。天下皆治家。程朱以後。天下皆理學。豈足知君子愷悌之德哉。

擊牛章舊註盡之矣。但左傳。宋公用鄫子於社。是古曰用者。謂以為牲也。山川不舍者。辟天不舍也。朱註自當見用於世也。夫子之意乃謂天也。雖欲勿用者。人也。故知天不舍也。

不違仁者。依於仁也。依與違反。故有依違之言。仁一德也。先王之道。所為德者。衆焉。仁何以盡乎。德然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安民之德。謂之仁。它德雖衆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故孔子以依於仁教之。謂其心苟能依於仁。則其它衆德。皆自然來集矣。曰也如賜也。呼顏子告之也。三月者。假設而言其久也。日月至焉而已者。謂日日而至。月月而至也。至云者。如知之至也。何註以此章為顏子之事。以其餘為餘人

浹三月而不知假設而言其久也朱註因此語意殊不倫仁齋先生引其餘不足觀也而辨其誤可謂特見但猶以為顏子之事而不知孔子泛言依於仁之益呼顏子以語之故曰其心曰而已矣皆未穩矣且文學政事豈容言至乎且如孔子之意則文學政事皆依於仁豈容析而二之乎張子內外賓主之辨本於孟子雜以子夏道戰之說要之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其學所淵源已段使嗜欲淨盡苟不有仁德亦達磨已且三月不違仁是學之方未可謂之仁人也且仁豈有域乎如我欲仁斯仁至矣皆謂自彼來至也非我往至彼也又按論語唯此章以心言之聖門唯仁為心法一言一動一事一物皆欲與先王安民之德相應是所謂依於仁也不違仁也它如居仁亦居心於仁也故又曰安宅又曰仁人心也後儒不識此義而曰仁者心之德其不流於老佛者幾希

賜也達孔安國曰謂通於物理朱子曰通事理蓋通於國體人情莫有滯礙如所謂疎通知遠書教也是達已若徒從事宋儒窮理之學而以通事理見稱授之以政難矣夫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仁齋先生乃曰不可槩以仕大夫之家為非也然味程子之言豈必以此為非乎蓋仕諸侯者有志於一國之治者也仕大夫者否矣其志瑣瑣焉者也程子乃與其大者已

自牖執其手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理或然矣然不如朱子以禮斷之極確也亡之人多以亡為死之義非也死與亡異始死曰死既葬曰亡伯牛未死安得遽謂之亡也且伯牛未死孔子豈容言其當死乎古註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按亡喪也三字孔安國之言也疾甚以下何晏不識孔意妄以己意解之耳蓋亡訓喪如亡人之亡也非死喪之義矣冉子有惡疾不可復用於世如失之然故孔子云爾朱註永訣亦失之乃親之也

顏子不以貧窶累其心信天命之篤也它日孔子與賜不受命對言可以見已所謂其樂者正如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孔子亦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可見顏子教學為事以忘其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亦不甚相遠矣祇其德相萬

樂亦相萬要之皆樂先王之道也宋儒所見如達磨不欲惹一物故以樂道爲非是已程子曰其字當玩味妙哉不改其樂與不堪其憂相對憂者憂貧豈可拘其字則不改其樂亦要在不改二字耳

中道而廢者雖廢亦在道之中也廢謂廢業也在道之中謂之中道猶如中流中林古言爲爾孔子語意言古之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以力不足自稱是如畫地而不進矣觀於今字則稱古者審矣表記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日有孳孳子斃而後已蓋人之力有强弱故聖人不欲强之或作或輟皆從其力所能然後優游乎先王之道以底其成焉古之道爲爾孔子所以稱之舊註以半途解中道其義可通而大失古言學者察諸仁齋先生曰冉求徒見道之高遠而不知中庸之道故有止心是以中道爲半途遂以中庸篇之言同觀爾果使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何不說中庸之道使冉求無止心迺孔子不及仁齋也拘儒肆口一至於斯夫且聞有中庸之德也未聞有中庸之道也適見其不知道已

儒字見周禮迺有文學者之稱子夏長於文學孔子

欲其所學施諸君子之事而不欲施於小人之事也君子之事者謂出謀發慮使其國治民安也小人之事者謂徒務籧豆之末以供有司之役也戰國時百家並起儒墨爭衡而後荀子始以堯舜禹湯文武爲大儒古所無也孔安國明道矜名程子爲人爲已謝氏義利之分皆後世之說也

孟之反不伐仁齋先生曰自暴其實若使之反實自爲殿而又自揜其功則是僞焉耳非直道也聖人必不取焉殊不知不伐者美德故聖人稱焉孔子明曰孟之反不伐不伐云者有功而不伐也大禹謨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禹以不伐見稱豈得無功乎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於一章之中自相矛盾也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孔安國曰當加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朱註以一不管二有於辭不順不可從矣其所以不從孔註者嫌於貴佞也殊不知孔子言衛靈公所以無道而不喪之故而取祝鮀可見朱註之非也蓋佞古稱口才未有菑惡之意觀於雍也仁而不佞可見已聖人所以惡之者以行之不遂也後世藉聖人惡之遂以稱菑人謂之佞是後

世佞字與孔子時異而宋儒輩不自覺也孔門四科稱言語宰我子貢其所尊信孟子好辨豈非佞人歟詳按此章之意祝鮀宋朝皆衛大夫是必孔子論衛靈公次及它國之事其臣無祝鮀之才而唯有宋朝之美故孔子論其不免於患難耳門人所以錄之者以孔子平日惡佞而有時乎有是言故以見聖人道大不沒人才其論大非曲士拘儒之類耳按美亦主容觀之美不必主邑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於是乎有戶是戶聖人所作也道亦聖人所立也於戶則由之謂為自然矣於道則不由之謂非自然矣雖然道之不可不由其猶戶乎

文勝質則史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質少朱註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愚謂文謂禮樂史掌文書故朝廷制度朝會聘問儀節莫不通曉而德行不必皆有也楊氏曰與其史也寧野此睹先進後進儉戚之言而為是言者也殊不知儉戚就行禮上言之先進後進及此章以人言之而此文質彬彬卽先進野人也大氏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文苟無文何足以為君子乎後世道學先生多狃老莊之說析精

粗而二之遂謂質本也文末也道德本也禮樂末也殊不知道無內外焉無精粗焉有德行而禮樂不足卽此章野人也豈不陋乎彬彬說文作份份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史記引之可以無大過作彬彬也蓋彬彬乃無過之義大過過也小過不及也故無大過卽無過也文質彬彬蓋文質不相過之義故曰文質適稱貌

馬融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程子因之曰生理本直是自理學之見安睹所謂生理者乎若謂人之性直非直何以存於天地之間乎猶之可矣雖然何以能睹其理也凡言理如此者皆臆度耳罔之生也幸而免已咸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是解罔爲誣罔正直之道可謂不善解已程子曰罔不直也是其意謂罔誣罔也罔之生謂罔人者之生也不直之事不止一端皆欲誣罔人也故罔訓不直措辭之不善也韓愈箋解直德字之誤古書德作悳爲是言人皆有其德中庸所謂夫婦之愚可與知可能行者是也是其所以生存乎天地之間也罔無也言無德也於辭爲愜何則直不可謂無矣德可謂無矣聞不直也未聞無直也故直字是則

罔不可訓無也止可以誣罔解也罔字以誣罔解則罔之生也不成言矣故韓愈爲是且孔子曰直在其中矣謂直之不可執也且德者性之德德則有誠誠者謂內外一也後儒所謂直者皆指誠言之後儒所謂誠者皆指大至誠言之皆由古言不明而其意雖美乎未免郢書而燕說耳且專尚直豈孔子之意哉學者察諸免如免而無恥免於今之世知免夫之免謂免於刑戮也

知之好之樂之尹氏張敬夫盡矣

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盡矣道莫有上下故今此所謂上乃謂上智之所知也後世此章之義不明故理學興而欲窺聖人之心又駡之一切務欲開民知竇聖人之道則不然示諸衆事待其自喻方其不喻雖駡之何以能知乎不自喻而得諸耳均之不喻已故聖人不强人以其知之所不及也

務民之義王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得之但化道二字未切耳朱註民亦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是訓民爲人訓義爲宜昧乎古言而恣作訓解從已所好可謂亂道矣禮與義古聖人所建道之大端也

故此二者每對言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是也禮在經曲義存詩書故曰詩書義之府也仁義禮智之說興而或以為德或以為性孔子以前所無也仁智德也存乎人焉禮義道也作乎聖焉民之義者義有種種此謂其施諸治民者也訓民為人其謬起自大學親民而義訓宜借以明其意者也豈可直易以宜乎可謂妄已敬鬼神而遠之包咸曰敬鬼神而不黷得之蓋人鼻而鬼神尊故敬之幽明隔故遠之顓頊命重黎絕地天通謂不黷也如祀父母之神建廟安厝之祭必齋血腥體薦不以人所飲食祭器殊燕器類

所以遠之也或謂鬼神之正者敬之不正者遠之不知凡經所謂鬼神皆謂正者也朱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如亡害然然宋儒所見歸於無鬼神凡言無鬼神者不知聖人之道者也此章之旨明於天人之分達於幽明之故故孔子曰可謂知矣先難而後獲孔安國曰先勞苦而後得功得之它日孔子曰為之難故此謂為仁而曰難獲者得其報也記曰用其仁而去其欲故欲獲其利而為仁非君子所貴矣朱註後其効之所得此本於先事後得然所謂得者亦謂得報也朱子加以効字乃孟子勿助長勿正之說

道學先生動曰功夫功夫一如道士鍊丹故有此等之言豈孔門之舊乎學者察諸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二句非孔子時辭氣蓋古言也而孔子誦之下四句乃孔子釋之也蓋孔子多誦古之法言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古書不傳者多而後儒昧乎文辭槩以為孔子之言非矣

樂山樂水知者樂皆音洛朱註上二字並五教反古無此音如牛山之樂豈非音洛邪仁知之於山水與我心會欣然以樂故音洛為是水動山靜樂如水之流壽如山之不崩豈非釋之之言邪古註知者樂動

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勝朱註萬萬易大傳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與此章之義互相發焉朱註達於事理安於義理佔佔於理可醜之甚

魯一變至於道古註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可謂明白朱註至於先王之道殊為不通

觚非木簡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升庵辨之是矣祇升庵引破觚為圓而謂變其形制恐非矣蓋時俗湎于酒而獻酬之禮不可廢焉故大其觚以適其量

是觚之所以不觚也蓋春秋之時先王之禮尚存而凡百器物皆遵用古制觀於左傳諸書可以見已故不可遽易其制乃仍舊制而大之勢之所至也秦漢以後衣服器物皆無法制人任意為之而新奇日出則何必用舊制與舊名乎儒者生於其世而不知三代時禮之周世者若是其久也故謂變其形制豈不粗乎馬融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邢昺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飴也觚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觚廓也所以著明非所以飴不得名觴今以 日本之量求爵受八勺九觚受一合七勺八觶受二合六勺三合六勺弱散與觚受四合五勺弱則古今人酒量亦不甚相遠矣聊附記

宰我井仁之問慮孔子陷於禍而以微言諷之也古註新註其義甚淺無味宰我之智豈不知之宰我稱能言之士豈如此乎仁者暗指孔子也井有仁焉不必改作人古註以井有仁焉之仁解為仁人與仁者

相把不可從矣又曰問有仁人隨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是攻也作乎失於牽強不可從矣并有仁馬假設之言蓋言險難之中有可爲仁之事也宰我意孔子仁心之切雖或人告之而曰險難之中有可爲仁之事亦必將從之矣孔子知宰我微意所在故承之以君子若使宰我明言其事則孔子必承之以丘也若使宰我迂問仁人則孔子亦當承之以仁人今宰我問以仁者而孔子答以君子故知宰我諷孔子也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據井有仁言之可欺也不可罔也者言其所以然之故也孟子曰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蓋朱註所本蓋罔者誑之使其迷惑也君子不逆詐故可欺也有所守故不可罔也言此以安宰我之心也大氏後人以宰我有短喪書寢之失故視之甚卑遂不深味其言耳果使其說之是乎作論語者當刪前數句止曰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

文者詩書禮樂也先王之道大矣非博學之則不能知之也約之者納諸身也欲約先王之道而納之其身則非禮不能故曰以禮或疑文為詩書禮樂則禮已在文中矣故或以文書解之殊不知詩書禮樂皆

載於策孔子而前無有也蓋博學詩書禮樂而約之身特在禮禮卽詩書禮樂之禮非有二也它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喪亦吉凶軍賓嘉之一據於德依於仁仁亦六德之一泛愛衆而親仁仁亦衆中之一人古言率如是後人必欲判然相對皆不知古言之失也舊註約訓要以學文爲考索淺哉且眛乎字義者矣畔叛同如佛肹以中牟畔之畔言或學之不博或不約其弊皆必至畔於先王之道而從邪說也蓋孔子時雖無諸子百家亦有其漸已仁齋先生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爲言而至於吾夫子則特以禮爲教殊不知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孔子以前已然且中自中禮自禮豈可混乎彼惑宋儒之說而以爲中與禮一理妄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孔子矢之其義不傳自孔安國時既已疑之朱子援禮爲斷甚善仁齋乃曰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殊不知設使有悔過改非之心而在我無可見之禮則不可見之矣傳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此一事其於今可見者止是矣按前聘以南子故而失靈公之心以奔

出公乃嗣位衛於是乎亂子路事出公而不悅孔子所為豈孔子之見南子在出公之時而南子如呂后邪孔子見之前瞶出公父子之際或協乎方是時衛亂而臣下相疑子路之不悅豈慮前瞶之反國邪則孔子矢之不亦宜乎豈翅以安子路哉亦將取信於國人也誓之道皆然不爾使其在靈公時孔子能化南子亦不過一婦人亦佛化韋提希耳是何益也雖然此事當時高第弟子如子路者猶尚不能知孔子之心何況千載之下乎仁齋削朱子援禮之解而妄爾云云可醜後世又有訓矢為陳者是諱誓而曲為之解已觀孔子之答其為指誓者審矣

中庸者樂德也周禮樂六德孝友祇庸中和古書以六言者皆兩兩相對孝友一類祇庸一類中和一類祇謂用之鬼神故敬之庸用也謂用之民乃可常用者故有平常之義康誥有庸庸祇祇可見祇庸相對已就六德取二者而曰中庸亦必古言仁齋先生以為孔子所創蓋非也中有二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不偏也舜用其中於民謂無過不及也朱子解本此不偏與無過不及在古歸於一義段如王都在中東西南北道途均而易可至是不偏有易行之義如

賢者俯而就之不肖企而及之是無過不及亦有易行之義故合不偏無過不及二義皆謂不甚高而易行也故中庸二字乃謂人人可常用易行而非甚高難及之德行也如世所謂其才不及中庸及中庸之主可以見已至於朱註所言亦極其精者非無是理然精之又精以究其極則有貴精賤粗之失而不自覺其畔中庸者矣如庸為不易亦唯賢之云爾有何不可若以不易求庸則大失字義焉究其所以謬之由則本於子思之書以此形老莊之奇僻然子思亦以德行言之言由中庸之德行可以馴致仁聖之德

是登高自卑之意祇後人睹其以形老莊之奇僻遂以中庸為道動以命聖人之道更有廣大焉者有精微焉者有高明焉者故以中庸為道者非也然孔子以此為德之至者蓋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天下之大賢知常鮮而愚不肖常衆故非不甚高而易行之事則無如愚不肖何矣故唯中庸之德而天下可得而一之是其所以為至也君子由中庸以馴致仁聖之德小人則唯由之而已矣故此特以民言之所以民鮮久矣者禮樂教廢而風俗壞故也鮮謂鮮其人也子思書作鮮能仁齋先

生從之易大傳曰君子之道鮮矣可見古言自殊也
何必中庸為是仁齋先生又以為民不能久守故為
德之至者果其言之是乎中庸之為至德乃為其難
行也豈不謬乎
朱子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
名也此昧乎字義下文明曰仁者孔子又曰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可見仁為聖人聖為聖人作者有
聰明睿知之德豈仁人之所能及哉故開國之君如
堯舜禹湯文武是為聖人繼世之君及臣雖有至德
不得稱聖人故孔子以仁誨人也所以稱孔子為聖
人者其德與業可以比諸作者之聖也夫仁人可學
而能焉如聖人聰明睿知之德豪諸天豈可學乎自
孟子以伯夷柳下惠為聖人而後遂失其義焉宋儒
之學專主天理人欲其意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為
仁又以造極處為聖人則仁聖無別故以仁為通乎
上下可謂窘已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必古稱老彭之語。孔子誦之以自比也。以其行適同也。是孔子知命之言。王者不興。孔子不克當作者之聖。故云爾。大戴禮虞戴德篇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禕也。行不越境。祔益玉名。衣禕懷玉也。以此觀之。老彭古

日本 物茂卿 著

之善教人者也而孔子以教學為事故以自比之也舊註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殷世甚遠孔子何以親之邢昺疏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凡此諸說誕不足信然古來多壽必稱彭祖則必其壽世所希有者其以老見稱必世享天子養老之禮者它若老聃亦必屢享國老之養故以老顯也其以彭為聃者蓋

孔子以我親之親其所師也然老彭大戴禮明言商則不可從矣古者學祭先聖先師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註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註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按彭城近魯則魯必祀老彭為先師故孔子竊以尊之我以親之也述而不作有不能作者有能作而不敢作是以稱焉古者古之道也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信之故好之好之故博學而詳盡之是以能

述焉。老彭則不可得而考矣。若孔子之聖。可以作而可以述也。命不至。故不敢作。故曰知命之言也。朱子曰。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殊不知孔子不作禮樂。故曰不作。豈謙乎哉。先師當尊。豈可命以謙乎。且其意以智自高。俯視萬世如蟲蟻然。以此其心而視孔子。故以為謙爾。然則孔子非聖邪。虞夏商周之道。待孔子而載諸簡微。孔子則古聖人之道。若有若亡。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其所以聖邪。

仁齋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智。不好自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是其意固執孟子賢於堯舜之言。而謂古聖人之道。孔子猶有所不取焉。孔子貴中庸。是其所以賢於古聖人也。殊不知古聖人之道。本非一聖之所能建。乃歷數千載衆聖所成。故雖孔子之聖。不學則不能知之。孔子深知其如此。故深信而篤好之。此孔子之意也。若夫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知者。可以解舜之大智已。果仁齋之言是乎。則孔子之於古聖人猶舜之於群下也。抑揚之間。可不慎乎。且中庸德也。非道也。

孔子之言中庸乃登高必自卑意豈謂孔子之道爲中庸乎且宋儒合道德而一之仁齋亦扭其舊習乃莊老之遺謬戾之大者也

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學之道在默而識之何者先王之道禮樂是已禮樂不言欲識其義豈言之所能盡哉習之久則自然有喻焉故子欲無言及門人問之而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學之道其若斯乎聞或不得已而言之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皆欲其自得之也故默而識之則好好則學而不厭不厭則樂樂則誨人不倦之三者相因而至焉故曰何有於我哉

言其不容我力也我者我學者也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于我何有哉人多謂不假帝力也殊不知作息食力協韻力字句絕作息飲食皆帝所使也莫所容我力也正與此章同詁朱註以爲孔子自謙之言非矣孔子語學問之方何謙之有仁齋先生曰默而識之猶靜言思之倦人之言何容乎辨

是吾憂也孔子憂夫門人之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也誨人不倦之事焉孔子不以天下爲憂而以門人爲憂知命之言焉朱註以爲孔子自憂非矣脩者務美

之也。如脩飾脩潔脩治之脩。性之德未必美。故務美之也。講習也。如講武之講。講漢以後以問難為講。如四子講德論。及釋奠有講師讀師。可以見已後世以明其理解之益失之矣。易大傳曰。崇德廣業。是為二事。則徙義改不善。崇德之目也。孔子答子張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或以為二。或以為四。不必拘也。

申申夭夭。居不容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是之謂乎。程子謂申申夭夭中和氣象。是誠然。然是特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者。盛德之至。豈可學而為乎。宋儒輩多不學聖人之道而欲學聖人。故云爾。聖人豈可學而能乎。按博雅作申申妖妖。古字通用。

孔子生于周之衰。志於制作。又人臣也。故夢周公。明王不作。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故曰吾衰也。天命不至。天使孔子衰。益知天命之不復至也。故曰甚矣。吾衰也。久矣。程子曰。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是其意寤則思。寐則夢。未嘗以為無夢也。仁齋先生乃謂惑於莊周至人無夢之說。是果何所見也。仁齋之於宗儒。一如佛氏所謂有病寃者邪。世人多謂晝之所思夜則為夢。殊不知晝之思思而已矣。夜之思乃為夢焉。多思慮者

多夢其心慣乎動故也或有晝之所思滯而為夢者然不必皆爾莊周所謂至人無夢者謂莫非夢者也學也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得諸己以行世也先王之道大矣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一旦所能得乎故曰志於道德者已之德也德人人殊各以其性所近而成焉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可以見已易大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之謂也據者如據地而作據城而戰也我性之德守而不失可以進取故曰據於德依者違之反不相違離也如聲依永謂絲竹之聲與歌詠相上下不相離亦

此意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故其道主仁然仁有所不及也於是衆德以輔之是先王之道所以為美矣雖然所主在仁故凡道之在行者始於孝弟推而達諸天下一皆以生之成之長之養之之心行之而不與此心相離是謂之依於仁知仁勇三德之類凡所謂仁者皆指行言之亦此意矣蓋學問之道在依於仁苟能依於仁則衆德皆成故子曰里仁為美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謂其它衆美自然來至也藝六藝也游猶游旅有時乎游可以娛我耳目發其意智也人之

於藝亦爾有游則有息不于常之謂也雖然依於仁游於藝豈異事哉依於仁莫有所事以游於藝爲其事不識不知頌帝之則仁之所以成也周禮至德以爲道本謂志於道也敏德以爲行本謂據於德也孝德以知逆惡謂依於仁也朱註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夫六藝有禮樂豈得謂之小物哉仁齋先生曰六藝之法皆人事之不可闕者二子皆不識先王之教全在禮樂故爾夫六藝者聖人設此以養人之德性可不學乎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是志字從心從之故爲此解殊不知會頡制字取義一端以便記憶豈容固拘偏傍解乎志謂心所存主也否則匹夫不可奪志玩物喪志皆不可通矣心所存主日夜繹注於是迺有之意耳人倫日用之間是涅乎中庸五達道也殊不知五達道謂其可通行者已豈可以盡於道乎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必日用乎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僅有得乎心豈足爲德乎古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得於身者能誠也能誠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凡道之一節誠于已皆謂之德或得諸性或得諸學

故有九德六德種種之目朱子之解可謂陋已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夫德既全矣尚何違之有段使私欲盡去苟不仁乎則達磨矣豈足論仁且何德非心德心德何必仁也皆不識仁者之言耳

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言雖簿不出竟也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自從也蓋束脩者始見之贄也奉禮以見從此以往未嘗無誨也鹽鐵論桑弘羊曰匹結髮束脩得病衛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梁商曰束脩勵節賈堅曰吾束脩自立皆謂束帶修飾然束帶修飾不可謂行則舊說為優

求而不得則憤求之切也啟謂微示其端緒也如元戒啟行亦謂開其端也悱以口言之排雅皆訓蓁其義相通謂其於辭猶有未達也發如發揮謂達其枝葉也舊註皆謂待其誠意告之是誠爾止語其心耳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孔門之教為爾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

容。然後盡其聲。又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皆是道也。自孟子以言語貶人而後諸老先生皆務欲感輔頰舌。謬哉。夫君子之教。如時雨化之。大者大生。小者小生。故譬諸天地之德至矣哉。焦氏筆乘曰。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又稱顏子不遷怒。是聖人之有餘哀而無餘怒也。諸老先生租鹵之甚。其於七情也。均視之。故程正叔乃欲慶之日不弔。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是語孔顏之心。雖眇乎無益於學者。焉非孔子本意也。行者行道於天下也。藏者卷而懷之也。謂知命也。顏子知道之全。故云爾。仁齋先生曰。用之則有能行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是昧乎道德之字矣。其意謂道德非二物。行則道藏則德。是宋儒舊套。本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殊不知雖有至德。苟不知先王之道。曷行曷藏。用之而莫有可行。舍之而莫有可藏。何以與于斯乎。知道者鮮。信哉。且孔子以知天命自稱。尹氏可謂恥不及舌已。又據此章觀之。顏子聖人也。

故孔子語以制作之道而後世以亞聖稱顏子是其意謂聖人如來亞聖補處菩薩於是乎妄以己意作為階級謂後儒不僭則吾不信矣

臨事而懼不驕之謂也好謀者有所營為而不必任勇直遂也仁齋先生曰悉慮而要其成失字義矣蓋謀與慮殊謀者心有所營為也慮者思之委曲也如出謀發慮可以見已裨謀甚謀於野豈必皆與人謀乎大氏用奚主謀驕而無謀所以敗也

富而可求如不可求如問諸人而決之所以教命也吾亦為之從吾所好如獨斷之於己所以教決也孔子所好孔安國以為古人之道朱子以為安於義理仁齋先生引不如丘之好學三子之所好殊焉且安於義理所以從吾所好耳若其所好何唯義理而已哉學學古人之道也孔子又曰好古仁齋舍古而取學其意謂孔子之道與先王殊矣豈不牽所見乎孰謂漢儒失於聖人之意也不言貴而言富春秋之時爵位唯世故人求貴者鮮矣如秦漢以後乃反此子之所愼齋仁齋先生何以言鬼神非孔子所貴也古者祀聖人配諸天道之所出焉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夫戰者國之大事疾者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而

齋乃冠是二者聖人之心其謂之何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宋儒可謂妄已何以見孔子無所不謹

子在齊聞韶三月句聞韶者學韶也朱註引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為是或謂論語脫二字者非矣師涓之於靡靡明皇之於霓裳聞輒得之深於樂者皆爾何必如小子學樂者受譜然乎故聞即學也不知肉味如發憤忘食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聖人好樂之至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升庵曰不意齊之為樂至此耳如今之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為是朱子曰極情文之備是何能盡乎樂樂記曰可以觀德矣孔子以此觀舜德故嘆之耳非聖人之深於樂安能然乎朱子以為樂為作樂故屬諸舜然為樂與作樂殊矣故升庵為是仁齋先生引夢見周公而謂三月忘肉味亦奚容疑以排大學食而不知其味也所見極是秖三月屬下句一聞而三月忘味豈有是理乎且大學別有所指排宋儒而及大學寃哉古註此齊不成言再有曰夫子為衛君乎朱子曰時孔子居衛蓋以子貢不斥其事知之伯夷叔齊諫伐之事不可信矣明

王氏論之詳焉二人以讓聞而不稱於孔門獨以惡不仁稱其迹似不得乎父而若怨故子貢以怨乎問之司馬遷亦曰怨邪非邪求仁而得仁求仁人而得之也謂歸西伯也不以喪位爲怨歸仁人而樂之人之有邦猶已有之故孔子曰又何怨孔安國曰以讓爲仁豈有怨乎朱註從之而曰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弃其國猶敝蹤爾天理人心自其家言是則已論祇求字不穩且解怨爲悔終失牽强它若君子求於己小人求於人迺責求之義自求於人來求古求道皆訪求之義豈容謂求仁乎宋儒以仁爲心之德又謂有一事之仁是其病根加以昧乎古言不可從矣夷齊惡不仁孔子賢之其不爲輒可知焉然其迹似怨倘或怨邪則夷齊之行有不慊於心者矣故又問怨乎得仁人而歸之是其心雖喪位猶弗喪也然後不仁之人非孔子所歸者益明焉

樂亦在其中矣孔安國曰孔子以此爲樂非矣程子曰須知所樂者何事大似禪子言易大傳明言樂天知命豈謎乎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是其家言已論也於我如浮雲鄭玄曰非已之有朱子曰如浮

雲之無有皆非矣脩人爵而天爵至者自天祐之故其福永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之無根脩得而脩失之也疏食孔安國曰菜食也禮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朱註麤飯爲是加我數年朱子引史記加讀假古音或然也五十作卒果其說之是乎當曰以卒學易終不通矣古註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可謂拘矣且五十而知天命是五十以後之言此則未至五十之言可謂牽強蓋言學易比至五十乃始有成也極言易之難學也無大過卽史記之彬彬謂其於易無大謬也孔子僅言

無太過而後人乃欲一一詳盡則過孔子遠矣可謂妄已

子所雅言詩書句執禮皆雅言也句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是與曲禮詩書不諱合謂不避諱也執禮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古稱教禮之官爲執禮言不啻孔子凡執禮者皆雅言以此証上句也何註禮不誦故言執已失其義矣朱註雅訓常非也雅常少殊且古所謂學者詩

書禮樂而已其在孔門不言而可知矣故謂詩書禮爲孔子常言者後人之見也且從其說則執禮二字終不明矣皆雅言也四字爲衍其意謂正字音瑣瑣塾師之事孔子大聖人不爾是其病根殊不知詩書不諱古之禮也或說雅與俗對謂不用土音也亦通然雅俗昉自樂及至後世乃用之一切孔子時所無故不可從矣仁齋先生解執禮謂若有守禮不渝者則雖未必出於先王之典亦皆常言之可謂牽強之甚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忘憂但言其好學之篤耳朱註得之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像焉日有孳孳而后已正與此相發知命之言也云爾云爾古言相通

敏以求之者也朱註敏速也謂汲汲也此解殊模稜敏速也如敏疾敏給才敏是自一義謂汲汲也如周禮敏德以爲行本是黽勉亦自一義朱子混之非矣此章當以黽勉爲義孔子固聰明睿知稟諸天如中庸所云然先王之道非學則不能知之孔子學先王之道而莫不知是所以優群聖也朱註生而知之者

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是其家言特以清明昭著言之乃陳北溪清水濁水之說耳其說雖巧哉宋儒之道辟則如有秋冬而無春夏也所言如所見不可不察又曰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是又其意以當然之理爲道以考驗爲學淺乎其言之子不語怪勿亂神語誨言也蓋謂召弟子語之使其奉以行諸已著也周禮有樂語戴記有合語是也如顏淵仲弓問仁孔子云云皆曰請事斯語可見皆指孔子所答爲語亦此意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先王之典所尚故不以爲語鬼神之道微妙非所以喻人故亦不以爲語也語字之義不明漢儒以來乃謂不談此四者非矣聖人何殊常人平日閒談何嘗不一及之乎可謂拘矣鬼神天神人鬼也朱註謂造化之迹迹豈鬼神乎又曰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鬼神豈窮理之所能明乎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非孔子時語氣不可從矣仁齋先生白怪猶索隱行怪之怪亦不識文者之言焉仁齋又據此章而排易中庸禮記言鬼神者爲非孔子之言果其說之是乎春秋無非亂亦非孔子之作

三人行必有我師古言也孔子誦之言三人至寡然三人相議而行必有可觀者焉孔子又釋之曰師之之道務擇其善而從之耳雖小善亦不棄也必其全不善者而後以為已之鑒戒不以為師也朱註一善一惡其一我也本諸何邢然巧甚非古義也不可從矣老子捆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未嘗以不善為師古言為然且必有字而字不可通矣焦氏筆乘載蜀有石經焉下有我天生德於予包咸曰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朱註從之然生字不穩且非孔子辭氣蓋德謂有德之人也天命孔子教育英才而有德之人由孔子生是天方以此任孔子而桓魋若能害孔子則有德之人不復生於世天命徒然矣孔子以教學自任故有是言與文王既沒同意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故二三子以孔子為隱也吾無隱乎爾乎爾語助辭如孟子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人多於此章解爾為汝於孟子訓然皆非矣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穎乎爾誠能無以氷炭置我腸可見識文章者不與經生同也齊風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即乎爾轉音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包咸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爲是言吾所行必與二三子共之莫有所隱而獨行者蓋欲二三子默而識之也是丘也言時師多所隱匿如學記曰隱其學而疾其師亦可見焉唯孔子不然故曰是丘也先王之教禮樂不言舉行與事而示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在默而識之白孟子雄辨聒人而後儒者終莫識此意程子以此章爲聖人俯而就之是不識教之道本然强爲解事者

文行忠信是孔門四科文文學行德行忠謂政事信謂言語政事而曰忠言語而曰信其物也如射五物古有之舊註不識古言如程子忠信爲本亦唯三耳如邢昺亦唯文行耳凡政事皆爲人謀者故貴忠善言而不信亦何貴乎是所以忠信爲二科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何晏曰疾世無明君是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皆願辭以人君言之不者子賤南容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豈其言之牴牾也況聖人本開國先王之稱善人亦齊桓秦穆之倫故曰不踐迹謂其不拘先王之舊也是有大作用者亦世不恒有故曰

不得而見之矣君子固學先王之道以成德者善人有恒者固無學問然張敬夫所謂以學言以質言張橫渠所謂志於仁而無惡皆昧乎語勢及不識善人矣非有恒者雖或用孔子然不能久故願有恒者也且書曰罔克有終是人君之德以恒爲美也大氏宋儒以來陷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而忘於孔子之道爲先王之道故動輒作窮措大鮮可憫之至善人以下異日之言以其相類故同居一章子曰何必衍也難乎有恒矣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爲有常可謂善解古文辭已有已以人言盈虛以倉廩言約泰以民生言已人而以爲有人倉廩虛而以爲盈民困約而以爲泰務奢大以自憙是無所守者也故難可名之爲有常已

釣而不綱綱不它見恐網字誤釣網事殊故著而字宿是弋宿故無而字何註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繫釣羅屬著綱邢昺疏曰此註文句交互故少難解耳殊不知孔註至流字而止以繳而下何晏也古者在禮士得弋釣至於綱宿則民之所爲也君子不爲矣何以知之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射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射

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當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綱不射宿後世儒者不知道不知禮故其於此章也不知求諸禮但言仁人之心耳故其論終有窮矣以禮言之仁義豈外哉朱註又引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是亦以不忍之心爲仁惑於孟子遠庖廚之說其視仁如浮屠氏故爲是言已是禮也豈在不得已哉大氏後世井田廢錢幣盛而物皆取諸市其於祭與賓客以貴價買物爲敬此俗所移遂致不識此章之

義已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自謂知之次也
多聞多見見于論語者二答子張以言行言此章多聞道之聞于人者多見已得諸簡策及它人所行者乃述之事也何則對作而言之也二知字皆去聲智謂聖也朱註不知其理淺矣哉僅知其理焉耳豈能作之哉緇衣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多志即此多見也
互鄉難與言鄭玄曰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非矣朱註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亦非矣觀於下文

進退則童子見者來學也難與言者難與言道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與言二字可以見焉不保其往也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可謂古人能解古書善識詞義邢疏朱註皆以往為前日之義而保字不可得而解矣唯何甚古註解為一何甚亦有何疑而朱子疑其有錯簡闕文亦不識古文之過耳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猶言喜來而惡去門人之意也故曰一何甚言夫子不若是也夫子惟與其潔己而已朱註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非也進退未言其善惡

仁遠乎哉言仁至遠也仁以安天下為功故至遠焉所以安天下者先王之道也孔子卷先王之道而懷之豈遠乎哉若使孔子居王侯之位乎下車而仁可得而行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朱子以心之德為解以欲仁為反而求之之謂豈然哉心之德在我豈容言至哉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是宋儒求放心之說出自浮屠焉不可從矣觀遠乎哉之言則仁字之義以安天下言之者章章明哉或曰宋儒以不遠為解段使從其解乎苟非遠也何不遠之有凡謂不遠者以遠故也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邢昺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孔安國曰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此言孔子不復言昭公而獨言己之幸所以爲道弘也非謂諱國惡爲道弘也過而不知則不能改之過而人知而告之則得改是幸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在上之人人所具瞻孔子得此於此故曰幸也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要於吳故不書姓昺疏此云君要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吳氏程以爲當時譏諷之詞或當然也仁齋先生論此章而曰聖人亦有過此言本於孟子可謂非若宋儒所謂一疵不存之比矣又曰苟以非過自以爲過是僞焉耳非直也豈聖人之心乎非矣諱君之惡禮也豈僞乎哉仁齋動輒曰直也夫直豈足論聖人乎孔子曰直在其中矣又稱伯玉君子哉史魚直也可見直亦一德耳夫道在行之如何也而後世儒者以評論是非爲務故其所重在直不貴禮而貴直職此之由小矣哉

子與人歌而善善者善之也孔子善之也子與人管

到此故知雖無之字亦爲善之也必使反之賞其善也而後和之學之也與人歌之禮也若使反之而已則嫌乎以歌工待之也朱註云云雖詳且盡乎然不知其爲禮矣宋儒之學爲然

升庵外集曰晉書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强爲文莫陳駢雜識云方言侔莫强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故文莫黽勉也何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是古來相傳之說非何晏之言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是何晏之言也何以知之若使盡出於何晏則止當云莫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今解莫爲無解文無爲文不者是文無文不皆漢時有是言與文莫侔莫同義故展轉作此解而何晏不識其意也當歸一名文無一名蘼蕪蘼蕪文無音亦相近臨別贈之蓋相勉之意猶云加餐食則知文無古有是言也按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時諺也言凡事黽勉則可皆及於人也孔子誦之而曰世人所言如此雖然至於躬行君子之道則吾未得其人也嘆世少君子也大氐前儒視文甚輕非聖人本意也且上有也下無也下有則上無則是文與躬行君子對言者非也文莫二字

舊註不成解。朱子又曰。莫疑辭。是援唐詩中莫字以解論語。可謂不識古文辭已。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或人贊孔子。而孔子以謙承之也。何以知之。若使無人贊之。孔子突然而言之。是孔子以仁聖自處也。且下文曰。可謂云爾已矣云爾者云云也。意舉或人之言而代之以云爾也。故知此必孔子承人贊之者也。正與上葉公問孔子章同辭。

聖者聖人。仁者仁人。聖者知之至。仁者行之至。朱子每謂聖者地位。仁者道稱。通上下。非也。堯舜禹湯周公。豈知至而行不至哉。作者之謂聖。制作禮樂。必有所前知。故舉其功之大者以為稱耳。成康以下無制作之事。故以仁人稱之。而孔子每勉人以仁。為是故也。正唯二字。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蓋唯是也。是如是也。正唯如後世政爾故馬融解以正如所言也。況仁聖乎四字。不當文意。蓋孔子自言吾非仁聖也。吾學仁聖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學之事也。公西華深知孔子。故嘆曰。正如所云。赤輩學亦不能也。謂孔子非學也。弟子自稱也。

誄。孔安國曰。禱篇名。仁齋先生曰。誄古作譱。說文曰。禱也。朱子以為死後之誄。是其意。訓爾為汝。而謂追

言禱疾之事以見惜欤之意然果如其意則當云禱疾不當云禱汝也且古文簡誄累功德豈及禱疾之事乎且設使古人不諱豈方疾革而舉死者之誄乎爾語辭如假爾泰筮有常之爾禱篇筮祝文當相類從孔說為是子曰有諸問有此禮否也朱註謂有此理否非矣古人動求諸禮宋儒動求諸理孔子所以問之者孔子不欲禱且未知其欲禱何神故反問以觀其意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子路所以不引此而引誄者蓋此時孔子在他邦而無家故無五祀可禱也上下天地也唯天子得祭天地然祭與禱殊如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人窮呼天雖士庶必有禱天之禮也丘之禱久矣是止子路之禱而安慰其心也朱子曰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夫既當禱矣何請不請之有是其意謂實無鬼神祭與禱皆虛文唯致吾誠耳故歸諸不得已之情乎爾孔子既曰祭則受福則禱豈無益哉禱苟有益乎請亦何害夫禱者所以敬天也仁人之事天如孝子之事親焉孝子之於親怒則謝豈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親也仁人之於天災眚則禱亦豈

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天也而乃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可謂不知敬天者已且子路當不請而請之是爲小節孔子而拒之豈聖人愷悌之態乎其亦如子路愛孔子之心何然則孔子所以止之者何聖人之心不可得而測焉然疾與其所以害生者同故吾得諸匡之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孔子信天之知我命我以斯文故知其雖病不死是孔子所以不欲禱也而其所以曰丘之禱久矣者何凡祭禱皆有其事焉有其實

焉丘之禱久矣其事之有無未可知矣且以其實言之書曰祈天永命亦言敬天耳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自後世言之者也非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

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孫也寧固孔安國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僭上之失甚於固陋

君子知命故坦蕩蕩小人不知命故長戚戚程子以循理役於物爲解抑末矣

溫而厲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不然非言而曰厲吾未之聞焉子夏曰君子有三變者盛德之容也禮樂得諸身謂之德古之君子皆禮樂以成其德豈翅孔子焉已乎宋儒乃以氣質為說不知禮樂者也

三以天下讓朱註三讓謂固遜非也聞謂三讓為固遜矣不聞謂固遜為三讓矣如三年三思三畏三變皆實有其數然其詳不傳焉邢疏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是以禮為說非後人所及必古來相傳之說祇左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不與此同則亦難從焉要之古書殘缺不的指其事可也以天下讓者言其讓為天下故也朱子以為讓天下故其言曰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夫固至文王乃三分天下有其二泰伯之時天下非固有豈可以讓天下言哉大王之心以文王有聖德故欲傳位季歷而泰伯亦知文王之必能安天下也故潛逃以讓之以濟其美是其讓為天下故也凡論語稱至德者二泰伯以讓文王以恭稽諸書贊堯以允恭克

讓則恭讓爲德之至而堯之讓舜爲天下故也舜禹相承道始立矣益以見其讓之莫大焉泰伯之讓亦爲天下故也歷昌相承文斯成矣豈不其讓之亦莫至焉哉葢讓而無益于人者止潔身焉非堯舜泰伯之讓也讓而濟天下者克用其讓焉是其所以爲至德也民無得而稱焉固泰伯之所以成其讓然苟其讓之小也豈足爲至德哉孔子言之者人多不知三讓之事故發之耳豈必以泯迹爲至德乎大氏宋儒無作用專求諸心所以不通也又所謂泰伯之德足有天下者亦未知孔子所以稱至德之意乃謂孔子既稱至德則其德當如是矣殊不知孔子止以讓與恭言之何則曰三以天下讓而已矣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已矣未嘗言其它焉宋儒不信孔子之言而求至德於言外豈不謬哉今按大王泰伯皆非文王之倫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曰實始翦商孟子以爲智者而以句踐比之則周家克商之後以文武周召之德而敝頑民尚且不帖服者以大王之所爲有未慊於人意者故也泰伯逃而蠻夷奉之爲君其仁可知矣則大王所以有仁人之名者毋乃以有泰伯之故乎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又曰維此

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是王季恭謹之人乃能埋德韜光據孔叢子子思之言王季當帝乙之世為西伯據屈原天問則文王尚作州牧況王季乎故鄭玄不從孔叢子孟子又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以此觀之方其時殷運未移若使泰伯嗣大王後韜晦承順斂周家方張之勢而傳諸文王以竢殷運之移此泰伯之讓所以成周家之美也蓋民之附泰伯如蟻慕羶泰伯之為人不能自斂其韞唯古人克自知克自度故泰伯自度其材行而不嗣大王使

王季嗣也不然父疾而不親養不視其死不奔其喪甘為蠻夷之人何其甚矣左傳曰泰伯不從蓋必有其事矣然不可知其所不從者何事也朱子以為夷齊扣馬之心是或有似焉然三代時稱諸侯為君其禮有不若秦漢後君臣之分者矣泰伯亦不身仕殷朝唯為周國世子耳夷齊扣馬之事王氏既辨之且泰伯為是則湯武為非其說終不可通也仁齋先生據詩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而謂泰伯之逃不在大王之時而在王季之時其言甚辨然盡廢古書以己心說古之事非妄而何至於大伯王季相並而治

國則世豈有是事哉世豈有是事哉
蔥何晏曰畏懼之貌博雅曰愼也荀子曰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漢刑法志曰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赤蛟篇曰靈禗禗左思魏都賦曰臨焦原而弗悅誰勁捷而無禗言城雉高峻使人莫敢近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魂悚悚其驚斯心禗禗以發悸註言殿堂北入而西廂東序深邃不測見者悚驚也是蔥禗禗鰓鰓諰諰皆通絞馬融曰絞絞刺也邢昺曰絞刺人之非左傳昭元年叔孫絞而婉註絞切也韓詩外傳曰堂衣若叩孔子之門曰丘在乎子貢曰子何言吾師名堂衣若曰子何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朱子曰絞急切也按何朱非殊蓋絞者謂責讓人之非毫無假借也朱子又曰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蔥勇不亂直不絞是或以禮為節文或為先後之序皆僅言其一端者已恭愼勇直是人之性禮者所以養人之德性也任其性不以禮養之必有勞蔥亂絞之疾也君子篤於親以下吳氏謂當自為一章是矣又曰曾子之言也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

可謂至矣興起也未是興有興盛意民興於仁謂民之仁行興盛也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此引孝經之文然孝經本謂免於刑戮也身謂劓與宮體謂則髮膚謂髡膚謂墨故身體髮膚四字指五刑而言之古之道以免於刑戮為先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以見用於世為難故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孔子謂南容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子思贊孔子而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是其言皆足相發又觀春秋時諸侯大夫之言每以獲全首領終於牖下為幸矣古時議論皆爾後世士君子鄰等言為卑不足行也吾知免夫之免亦謂免於刑戮也論語中免字皆然曾子在無道之世故以此為幸焉若以保護身體為說其說終有不可通者學者察諸戴記載樂正子春之事近迂矣亦必有所為而發也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二句必是時諺朱子謂曾子之謙辭非矣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曾子語聘會之

事也是在春秋時為卿大夫重務何者周道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而在方伯則諸侯之相與非聘會則無事也安其國於是危其國亦於是孟敬子亦知其如此而學禮於曾子然徒留意於籩豆之末而不知其所重故曾子語之以是如孔子答衛靈公俎豆之事亦謂聘會焉後儒不知古言故其於二章一如癡人說夢可謂憒憒已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道有君子所貴者有有司所貴者故曰所貴乎道者三暴害也暴慢者人害之人慢之也信者人信之也鄙倍者人鄙之背之也出辭氣者如發氣盈容盛氣顒實揚休丕色朱註暴慢信鄙倍皆以己言之而曰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可謂不知辭義者已且解信為實大失古義且容貌之失豈翅暴慢言語之失豈翅鄙倍且籩豆非為政之具豈容以為政之本解之不可從矣以多問於寡多者多聞也有無以能言實虛以學言是皆好學之事也包咸曰校報也朱子曰校計校也朱子為是馬融曰友謂顏淵朱子從之

仁齋先生曰吾友楮當時孔門諸賢也蓋孔門以此五者爲學問之條目故曰從事於斯此其意謂以此爲顏子事則人絕企望之念其意甚善然吾友二字似有所指祇未知其的爲顏子耳按家語以爲曾子之行曾子言此則曾子之從事於斯亦可見已然此五句非五事豈學問之條目哉

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邢昺曰鄭玄註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茂卿按以七尺爲中人之度周一尺當今曲尺七寸二分則七尺當五尺四分六尺當四尺三寸二分也升庵引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疏之所言信矣可以寄百里之命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何晏曰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朱子曰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是何晏以事言朱子以其人節操言蓋節者謂禮義之大限也節操在我豈容言

臨乎禮義在外故曰臨禮義之大限所指亦廣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故安國家定社稷爲大節何晏雖陋儒亦生於宋儒未出之世故其言有作用者如此朱子以死生之際言之可謂所見止其身已朱子又曰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本於邢昺是韓柳已後文法豈可以解古文辭乎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反復言之所以贊之仲尼燕居曰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朱子豈不謬乎

古者學而爲士故凡言士者論學者之言也非謂士當爾而大夫否也弘大也謂規模宏遠也毅勇也謂強有力也仁以安天下可謂重任故非規模宏遠者不能爲負重任而致遠死而後已者亦謂非死不舍重任也故非強有力者不能爲朱子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自其家言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不知何言

興止訓起包咸之陋也朱子以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解之是理學者流所見不越是非二者可謂不知詩

已可謂不知學已興如興於仁興於孝弟之興皆謂有所鼓舞而振興於衆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書爲學者本業何者書道政事學而爲士不學則民仕以從政故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其所載皆先王大訓奉以爲萬世法其言正大其義閎深必以詩與禮樂爲輔博學無方而後可以睹先王之心故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是孔子所以屢言詩與禮樂而不及書之故也興於詩云者詩之爲言人情世態莫所不包瑣細纖悉婉而不直其言初不可必以爲訓又不可必以爲

戒而人各以其意取義類無常展轉不窮又以諷詠發之使人不知覺故必學詩而後有所鼓舞觸類以長意見益廣新知紛生乃能有所振起於衆人之中斐然成章過此以往庶可以成其材德也立於禮云者凡上自朝廷宗廟下至鄉黨朋友外則聘會軍旅蒐狩內則閨門之中以至言語容貌之間器服制度之際先王皆立之禮以爲德之則執而守之習之之久人皆有以立於道而不可移奪也成於樂云者樂亦德之則矣禮以制之樂以養之禮以其敬樂以其和故樂者自驩欣悅豫之心道之者也禮尚有所

操必有所知至於樂之鼓動以養之則有不知其
者焉養之則樂樂則油然以生養之於其不知不覺
之間莫周焉故人之成於道也立者立於道也成者成於道也言人之學道詩
禮與樂所以教者其殊如此也朱子曰禮以恭敬辭
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
骸之束是亦宋儒所見主獨善不知道德之分故言
禮者專在曲禮而遺經禮也又曰蕩滌其邪穢消融
其查滓是其變化氣質之說已殊不知古之成於道
者大者大成小者小成皆各以其材成焉豈必變化

其氣質哉學者察諸
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雖聖人不能强之故能使
民由其教而不能使民知其所以教也自然之勢矣
至其俊秀則使學以知之亦唯禮樂不言以行與事
示之而已故其知之也自知之也故曰默而識之又
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自孟子以雄辨聒之人而後斯義亡焉後世儒者
之師專務講說之益詳而其惑益深皆不自知之
故也夫人之性殊知愚不得而一之矣苟以使知爲
教則天下有不被其化者可謂小已仁齋先生昧乎

可字之義曰不使彼知恩之出于己可謂坦坦聖言
惡生疾瘉
好勇疾貧者已為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使人
為亂也雖已不為亂猶之已為亂故均之曰亂也則
聖人之思遠矣哉後儒短見豈能及之乎
驕且吝無德者也苟無其德則才美豈足觀哉蓋驕
則失君子吝則失小人故驕且吝所以失人心也治
天下以得人心為先故孔子云爾傳稱周公吐哺與
此章之義正相發耳宋儒不知聖人之道者先王安
天下之道故不達此章之義徒以氣盈氣歉為說可
謂不知類已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旦蓋孔子時周
猶有周公漢儒精細如此
三年讀謂學三年也學不至於穀句學屬上者非也
至者謂學而成材也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如邦有
道穀皆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
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學
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可以做已孔
安國訓穀為善朱子至為志皆非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古言二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古言三也孔子

引古言者三以証邦有道之貧賤邦無道之富貴皆可恥也守死善道者守死於善與道也雖非先王之道亦有善者故曰善道邢疏如謂道之善者然道豈有不善朱註以善其道解之是如莊子庖丁善刀之善六經未之有故皆不可從矣本言篤信好學則能守死於善與道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朱子連不入不居見與隱皆為篤信好學之效非也世雖非篤信好學之人亦有能不入不居見與隱者豈可拘乎故曰古言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耳守死者謂守死而弗去也從善與道則必否則生於是乎君子守死而弗去也仁齋先生以為終身之義可謂不知字義已危邦者將亡之邦也何註危者將亂之兆非也亂邦謂臣弒君子弒父豈翅是哉朱註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亦豈翅是哉蓋二者皆亂邦也朱子乃不取何義者必據胡氏輩春秋之義而謂臣弒君子弒父人皆得討不當輒去然其勢有不得討者豈可一槩論哉朱子曰天下舉一世而言是矣朱子又以篤信與好學分屬守死與善道是自其家伎倆古書所無不可從矣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謀者有所營為也營為其施設

之方非在其位者所不爲亦所不能也是必有其事焉不啻論其理也辟如登浮屠愈高則所見愈廣矣故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也必有昧乎事而誤焉者也且身不任而輒言之非所以敬天也自宋而後儒者昧乎此章之義故經濟之說盛而天下愈不可治悲哉

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殊爲不通朱註亂樂之卒章也以師摯之始爲在官之初按始初義殊朱子混之誤矣且孔子美其在官之初則豈末年耄廢邪其以亂爲樂之卒章者以賦卒有亂也殊不知亂可歌而賦不可歌亂乃賦卒章已安得爲樂之卒章乎按詩大序關雎麟趾鵲巢騶虞是謂四始說者不知古文辭或以爲關雎鹿鳴文王清廟或以爲大明四牡嘉魚鳴雁皆非矣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益稷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是始與亂皆樂中名目今樂有亂聲可以見已益言師摯之奏四始也其關雎之亂最盛美也鄭朱胥失之

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色
馬曰悾悾慤也宜可信朱註侗無知貌悾悾無能貌
書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孔安國
訓穉揚子法言侗顓蒙莊子侗乎其無識皆童蒙
之義故註未成器之人朱子訓無知亦是矣而悾悾
訓無能是其意謂侗悾似無差別故以無知與無能
二之可謂無據矣悾悾慤也慤謂愿朴無文禮器七
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
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朱子以慤為美德故不
從包說殊不知慤是一鄙野人故與狂侗並言狂者
有大志而不拘常度若多詐則一妄男子不可得而
教之矣童蒙無知而不謹愿鄙野無文而不信師皆
不可得而教之矣吾不知之矣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
以教人自任故曰不知之矣孔子絕之者甚絕之之辭皆非矣是
反我不知之朱註不知之者皆性劣者其何罪而孔子絕之哉朱子引藤氏之言
誠確論也然不言其以教人自任亦失之矣又按博
雅曰悾悾誠也亦與訓慤同義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何晏曰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
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是非學也習也朱子曰言人之

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是以誠意正心為學也失云者謂失時與人也曰月逝矣歲不我與豈不惜乎良晤一散邈如河山豈不惜乎

何晏曰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是帶求字而與字之義始見可謂謬矣朱子曰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是本孟子乃其意謂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不以位為樂果其說之是乎聖人皆爾何特舜禹哉且以心而論聖人非孔門之意焉且不與不相關殊義不與云者謂忘

己之有天下也不相關云者謂己自己天下自天下不相關涉也仁齋先生而訓如與讀上聲曰雖見與猶不與也是本孟子然殊不成文義蓋舜禹之所以不與有天下者以堯故也舜禹皆纘堯而成堯之道故忘己之有天下而猶謂堯之天下焉是其所以巍巍然高大也堯舜禹禪讓之義自孟子而不明故此章及下章註家皆失之

巍巍乎稱堯也非稱天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曰巍巍乎朱註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是高大二字貼巍巍乎非矣巍巍本以

山言之豈可以贊天邪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朱子曰則猶準也是其意謂人君皆法天而堯大聖人也不可以法天言故引易與天地準而言堯與天齊也理學者流以渾然天理立說以爲聖人胸中別有天故諱言法天耳其究歸於佛氏三界唯一心豈古聖人敬天畏天之意乎堯典所載唯有欽若昊天是堯則天之事也又曰欽明文思夫在天曰文在地曰理文者天之道也謂禮樂也堯思所以安天下萬世非禮樂不可也禮樂俟其人而後興堯雖生知不能獨作故舉舜而讓焉是所謂文思也故書頌舜而曰文明禹而曰文命敷于四海是禮樂俟舜而興俟禹而洽舜而曰協于帝禹而曰承于帝帝皆謂堯也舜禹皆成堯之道故孔子曰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堯之思苞舜育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稱其大者獨堯而已矣是之謂則天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朱註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非矣乃謂允恭克讓也其見於堯典者咨四岳而用鯀恭也登庸虞舜讓也不自賢不自能民唯見舜禹之功故曰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有也字下無也字言其所以有成功

者乃以文章也文章者禮樂也苟非禮樂則成功不能若是其巍巍也是堯之思也且禮樂之功不期然而然亦民之所以無能名也朱註謂其可見者此爾非矣尹氏以功業文章並言亦非矣夫成功禹已文章舜已使堯無文思何稱堯哉蓋自開闢以來至於堯而後道立矣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聖也其所爲不過於利用厚生之事已及堯時利用厚生之道大備而正德未興也堯之思其在茲乎正德之教至於禮樂而極焉繹舜典之文其昉茲乎堯之有文思故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成其思焉舜繼堯之思而其功未成故又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成堯之思焉至禹而成則傳之子故堯舜所以官天下者以道爲已任也故道至堯舜而立焉仲尼之所祖述刪書斷自唐虞而二典三謨總命之曰夏書皆爲是故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三代聖人皆不外堯之思是又堯之所以獨稱其大邪

舜有臣五人孔安國曰禹稷契皐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朱註劉敞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

善也九人治外邑善治內或曰亂本作乳古治字也按亂治也釋詁文虞書九德亦有亂而敬作乳之說未可從矣但清汙為汙轉去聲去聲邪馬融謂治官者十人朱子謂治內治外皆非矣葢謂戡亂之才故下文曰才難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孔安國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朱子曰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按孔子之言本以人數為說則不容言五人盛於十人焉且朱子翻顛作鮮謂為盛於斯未見文例不可從矣孔安國添比字最字亦未是葢言唐虞之際至此而後為盛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朱註葢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此說本於鄭玄亦以意言爾豈可的指其某邪周之德包咸朱子皆謂指文王仁齋先生獨以為通指武王未克商以前朱子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是後世儒者不知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誤解孟子性之身之孔子武未盡善强生優劣耳孔子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豈外武王哉仁齋先生為是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以此終其身是自文王之事武王別有克商之事則古來不以此稱武王故此章以為稱文王亦可矣武王繼其志述其事則言文王而武王自在其中豈可生差別乎且必謂通指武王未克商之前則克商之後豈非至德邪是仁齋先生特為未圓矣蓋泰伯者讓也周之德恭也堯典贊堯以允恭克讓是德雖多乎唯恭與讓為最盛泰伯文王極恭讓之至故稱至德豈有意於君臣之義哉湯武之事亦唐虞官天下之心也儒者滔滔悲哉拘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無臣字予聞諸先大夫吾邦明經家講論語者皆除臣字不讀蓋文母不可為臣故臣為衍文

禹吾無間然矣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間厠其間非矣孔子之於古聖人深尊而敬之豈望間厠其間哉且以間厠解未見文例也朱子曰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是與閔子騫章字義相同為是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融曰

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楊龜山曰所致飾者
宗廟朝廷之禮是以黻冕為朝服皆通然致美乎黻
冕者奉古聖人之道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也卑宮室考工記曰殷
人堂崇三尺周人堂崇一筵鄭玄註周堂高九尺殷
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
堂與大氏此章孔子贊禹所主在恭儉恭儉帝王之
盛德故也而致孝乎鬼神言敬祖先也致美乎黻冕
言敬聖人也盡力乎溝洫言敬民也敬此三者則先
王之道盡矣此孔子所以無間然也後世儒者不知
先王之道故於此章之言有所未悉其底蘊學者察
諸溝洫包咸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
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邢昺曰案考工記匠
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
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
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
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

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以今尺求之。五寸爲三寸六分。一尺爲七寸二分。二尺爲一尺四寸四分。四尺爲二尺八寸八分。八尺爲五尺七寸六分。二尋爲一丈一尺五寸二分。一里爲三百步。則二百四十丈。爲今百七十二丈八尺。乃四町四十八間也。十里爲今千七百二十八丈。乃一里十二町也。百里爲今萬七千二百八十丈。乃十三里十二町也。八里爲今千三百八十二丈四尺。乃一里二町二十四間也。八十里爲今萬三千八百二十四丈。乃十里二十四町也。

論語徵丁